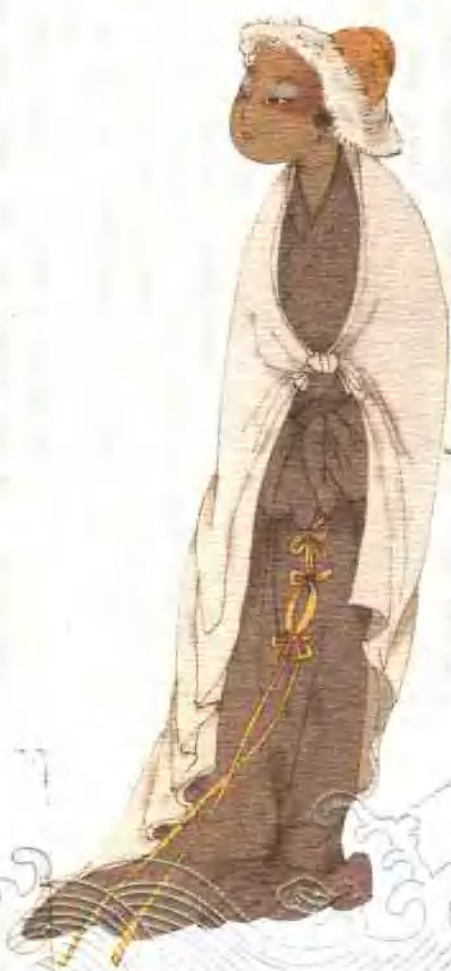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日兵戎相见 名将名妓共演历史剿倭大戏

大明名妓王翠翘

下册



(台湾) 高阳◎著

I217.2
105
:3(2)



大明名妓王翠翹

下冊

(台灣) 高陽◎著

才学博云天 有华人处必有高阳

高阳（1926—1992），台湾已故著名作家。本名许晏骅，字雁冰。笔名郡望、吏鱼。曾在台湾空军服役，退伍后任台湾《中华日报》主笔，一度出任《中央日报》特约主笔。

高阳先生被称为“中国最后一位旧式文人”。他学富才高，著书百种，嗜酒如命，曾自嘲：酒子书妻，即以酒为子，以书为妻。他还说：清末有“三屠”，张之洞用财如水，人称“屠财”；袁世凯好行杀戮，时称“屠民”；岑春煊性好劾人，称为“屠官”。对于清史独钟的他，称己为“屠纸”。

“写人情，高阳写出了怨而不怒、冷静客观的气质；写斗争，高阳切中了权力欲望对人性的腐蚀；写风格，高阳更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绚丽壮阔、气质非凡的景象。堪称一部民俗变迁史。然而，高阳的作品不仅在质上获得了肯定，产量更是惊人。”这是文学评论家对一代文豪高阳先生其作品的高度评价。

高阳先生著作丰富，多达90余部，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。他擅长于史实考据，曾以“野翰林”自诩；人们以“有村镇处有高阳”来描述高阳作品在华人社会的受欢迎程度。

1992年，一代文学宗师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历程……一副挽联“文章憎命达，诗酒风流李太白；才学著书多，古今股鉴罗贯中”，高度概括了高阳先生的非凡成就。



高陽

作·品·集

01 《汉宫名媛王昭君》(上、下册)
附：《汉代名媛缙裳》

02 《北宋名将曹彬》
附：《花魁》

03 《大明名妓王翠翘》(上、下册)

04 《明武宗正德艳闻秘事》
附：《假官真做》
《任公与刁间》
《买命》
《吕不韦》
《临邛卓家》

05 《再生香·醉蓬莱》

06 《大清皇帝正说》(上、下册)

07 《大清名妓李蕙如》

08 《大清福晋刘三秀》
附：《清官册》

09 《大清盐商徐老虎》

10 《两朝帝师翁同和》

11 《大浪淘沙李鸿章》
附：《恩怨江湖》

12 《八大胡同艳闻秘事》
附：《玉垒浮云》

13 《清末名妓小凤仙》

14 《石破天惊孙中山》

15 《粉墨春秋汪精卫》(上、下册)

责任编辑：韩金英

封面设计：800000：小贾

21 心病还需心药医

当然，阿狗不会肯跟罗龙文一起到嘉兴，变成一方面放虎归山，一方面自投罗网。他跟张怀都认为只要局面能控制得住，便就有了与官军周旋到底的本钱。如今这笔“本钱”已经到手了，罗龙文的本心也探测明白了，不妨开门见山说个明白。

两人对看了一眼，取得默契，便由阿狗发言：“罗师爷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是赵文华也好，胡总督也好，总之，官军已经无法叫人信任。我现在老实告诉罗师爷，这里所有的人马，都看我们两个人的动向；我们俩的动向，要看罗师爷的态度。”

罗龙文一惊！发觉阿狗的态度，已有很大的改变，原来是帮着官军，平定局势，料理善后，现在变成利用余众，对抗官军。然而，不过片刻之间，如何说服叶麻、陈东等人的部下，甘受驱使？看来亦不过空言恫吓。不过，诸酋部众，蛇无头而不行，正在群情惶惑之际，倘有人出头来维持，其言亦容易见听。所以，即或此刻是说大话，但到了明天很可能成为事实。照此看来，阿狗的这番话，仍旧不能不重视。

“第三，”阿狗在罗龙文对面坐了下来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罗师爷，我想先请问你，官军到底有用没有用？”

问到这话，罗龙文立即了解了他的意思。因为官军无用，才不能不走招抚这条路子；如今阿狗作此一问，显然是表示，并不惧惮官军，倘或所求不遂，或者一口气咽不下，仍会拼命。官军虽众，亦必落个两败俱伤，那时言官参上一本，不但胡宗宪禄位难保，就是赵文华的前程，亦未见得能由严嵩回护得住。

他在想，这三点威胁，险了自己的一条命，为胡宗宪所珍惜，赵文华未必重视以外，另外两点关系重大，赵文华决不能不顾。

转念到此，慨然答道：“李老弟，你不必再往下说了！我完全明白。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还你们平安无恙的一个徐海，一个洪东冈。不过，你们两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按原来的步骤做。如何？”

“那么官军呢？慢慢逼拢来了！我们不能坐着等死。”

“不会，不会！我要胡总督马上下令退兵。”

说着，罗龙文已经下笔如飞，将阿狗所提几点，都写了下来，要求胡宗宪立刻跟赵文华交涉：第一、退兵；第二、释放徐、洪两人。

“信写好了！谁送？”罗龙文看着阿狗说：“我有句话，似乎不便出口。”

“不妨！请说。”

“李老弟，你不要误会我是在耍调虎离山的花样，这封信，最好你去见胡总督，当面递交。”此言一出，阿狗与张怀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落在罗龙文脸上，紧盯着看，是要看他说这句话，到底是不是出于本心。

“当然，这里也要紧！你们倒去商量商量看。”说着，罗龙文起身走到一边，表示特意回避，好让他们密谈。

阿狗觉得确有与张怀细作计议的必要，便使个眼色，首先往外走，张怀会意，紧跟在他身后，到了院子里站定，面对面低声交谈。

“怎么样？”阿狗问道：“你一个人顶得住，顶不住？”

“你，你的意思是，真的想去跑一趟？”

“是的。非我亲自去，不能有确实结果。”阿狗答说：“胡总督或许另有难处，信里不便说，只有当面问他才能弄清楚。”

张怀点点头，想了一会答说：“现在情势变过了，都在等消息。如果骗一骗他们，我想可以骗得过去。”

“怎么骗法？”

“就说各位头儿被扣，是一场误会，大家少安毋躁，等你去见了胡总督再说。这样不就稳住了吗？”

“这是条缓兵之计。好倒是好，只怕有件事骗不过。”阿狗看着天色，“快天亮了！吴四、小尤两个人的踪迹，不容易瞒得住，那时候真相就会戳穿。”

“这有两个办法。一个是说他们吃里扒外，所以先关起来再说，再有一个办法是，索性把他们放出来，说是一场误会。”

“第二个办法不妥。就照第一个办法做吧！”

商量既定，阿狗将张义胜找了来，匆匆说明经过，请他与张怀合力维持现状。并且约定当天下午，一定赶回，然后找了两匹好马，带着喜儿直驰嘉兴。

罗龙文的信果然有力量，一投进总督辕门，胡宗宪立刻接见。

阿狗在胡宗宪亦是另眼相看的。前几次相见，因为要瞒人耳目，所以彼此装得毫无渊源似的，此刻却无所顾忌，阿狗觉得可以畅所欲言了，“大人，”他说，“徐海怎么样投过去卧底，怎么样从中苦心策应，这些情形，大人完全知道。如今这样子待他，恐怕以后没有人敢替大人出力了！”

话说得很率直，并不怕冒犯总督。胡宗宪内疚于心，亦不以他的话为忤，紧皱着眉，摆出一脸的苦恼，连连答说：“你不要着急，你不要着急！我一定想法子。”

见此光景，阿狗放了一半心，进一步追问：“罗师爷猜想，是赵大人不讲道理。请问大人，可有这话？”

“我也不瞒你，不过我说的话，你千万不能传出去。罗师爷的猜想不错，是赵大人在作梗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他也有他的理由，说朝廷花了这么多粮饷，征调这么多队伍，结果不能把海盗头目一网打尽，对皇上不好交代。”

“大人！”阿狗立即接口，“你怎么不跟赵大人说明，徐海不是海盗。”

“这话，”胡宗宪很吃力地说，“现在讲不清楚了。”

阿狗大骇！汗流浹背，满眼金星，连声音都结巴了。

“怎么讲不清楚？”他说：“如果徐海是海盗，那么指使他去做海盗的人，该怎么说？”

这可真是冒犯了，无异指着胡宗宪的鼻子质问。然而胡宗宪却只能报以苦笑。

“坏的是，徐海过去做过海盗，有案底在那里的，所以分辨不清楚了。”

听这一说，阿狗越发着急，几乎哭出声来，“大人、大人！”他说，“你怎么不跟赵大人解释，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。就因为他没有出家做和尚以前，干过这一行，投过去，人家才会相信。不然，人家为啥拨几千人给他？为啥听他的话？为啥敢来投诚？杀投降的人是伤天害理的呢！”

这下胡宗宪亦变色了。倒不是因为阿狗的话说得太直，而是想起“杀降不祥”这句话。于是，顿一顿足说：“我一定去争！你先回去，跟罗师爷说，退兵这一点，已经下令了，徐海我一定想法救他。”

“是，多谢大人！不过，洪东冈呢？”

“那可没有办法了。”

“大人！”阿狗有些性急的模样，“洪东冈亦非释放不可！不然罗师爷的性命不保，洪东冈的手下一定饶不过他。”

这使得阿狗遭遇到了极大的难题。在情势上，坚持要求释放徐海，名正言顺，所以不管态度如何强硬无礼，胡宗宪不能不容忍，而洪东冈的情形与徐海大不相同。不可相提并论，也就无法强责胡宗宪必须释放洪东冈。

可是，洪东冈如果不能与徐海一起脱险，不仅道义上对张怀无法交代，而且事实上亦不能取得张怀的支持，全力维持局面。这一点不能不明白告诉胡宗宪，极力争一争。

经过恳切的说明，胡宗宪勉强答应，将洪东冈与徐海并作一案办理。而阿狗则又表示，要听到确实信息，再回桐乡，胡宗宪无奈，只好立刻去见赵文华。

看完罗龙文的信，赵文华的脸色很不好看，胡宗宪不免忧疑，不知他何以有此表情？

“汝贞！”他说，“这罗小华，究竟帮谁？”

“华公何出此言？”胡宗宪答说，“罗小华忠心耿耿，决无可疑。”

“我看，他是受了胁迫，才写这封信的。”赵文华摇摇头，将信递回给胡宗宪。很明显地，是无可商量的表示。

胡宗宪深悔处置失当，应该作为自己的意思，有所建议，不该将罗龙文的信给他看，变成受人要挟，不得不听，在气量狭窄的赵文华，心里当然很不舒服。

事已如此，只得将错就错，索性威胁他一番。主意打定，便即摆出忧形于色的神态说道：“华公，即令罗小华是在受胁迫之下，写的这封信，可是他说的话，是实在的情形，不能谓之为危言耸听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事情很明显地摆在那里。狗急跳墙，人急悬梁，逼得他们急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”胡宗宪说，“倘或华公一定坚持原来的主意，拿徐海与洪东冈视作叛逆，一起治罪，我自然只有听命的份儿，不过有一点我不能不先陈明，也就是说，请华公先答应我的一个要求。”

“呃！”赵文华问：“什么要求？”

“清华公从速移驾杭州。”

“这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我接到报告，说为徐海不平的人很多，其中有些人跟徐海有生死相共的义气，恐怕会作出不利于华公的举动来。果真如此，我的责任担不起，杭州，我完全能够控制，可以负责保护华公。”

一听这话，赵文华脸色都急白了，“他们敢！”他色厉内荏地说：“我倒不信。”

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！”

胡宗宪说到这里，做出万般无奈的样子，顿一顿足，颓然长叹。这样的表情，越发惹起赵文华的惊疑。

看他的脸色，猜到他的心里，胡宗宪自喜得计。这一下对症下药，一定可以将他吓得让步。

哪知一念未毕，赵文华吼了起来：“你别吓我！汝贞，我告诉你，”他转为很严

厉的态度，“我绝不放那两个贼酋，我也不到杭州。看他们其奈我何？”

胡宗宪与赵文华相识以来，还是第一次碰他这么大一个钉子，心里当然很不高兴，却又不敢发作，因而脸色越发难看，一阵青、一阵红，好久都不能复常。

在这难堪的沉默中，赵文华当然要反省，自觉是太过分了些，便放缓脸色加以抚慰。

“汝贞，”他说，“不是我坚持己见，实在是于你我的前程，大有关系。昨天还接到东楼的信，说已有人做好洋洋洒洒的大文章，等着向皇上奏贺削平大难。你想，是这样子的期待，不弄得漂漂亮亮的，行吗？”

“华公的意思我知道，无奈事情不容易。在桐乡的贼赃，如果一火而焚，只怕华公在各方面更不好交代。”

“这，我也想到了。”赵文华答说，“目前对贼酋是采取软禁的办法，就是要让他们投鼠忌器；烧了贼赃，诸酋罪无可赦，必死无疑。我想，你不妨再骗他们一骗，叫他们写信回去，决不可轻举妄动！”

“这当然可以办到，而且一定有效。可是，能骗得几时呢？”

“骗得一时是一时。”赵文华说，“蛇无头而不行，小喽罗虽众，容易收拾。我也不信他们之间会讲什么义气，敢来行刺！”

他越说，头仰得越高，到后来竟是无视于胡宗宪，一个人仰天在自说自话了。见此光景，胡宗宪知道多说无益，且先照他的话，将软禁在平湖的诸酋先安抚下来再说。

然面对阿狗如何交代呢？胡宗宪坐在轿子里，不断在自问，直到快至府第，灵感突生，想到了一着险棋，定神细想了一会，觉得这步险棋，大可一走，但要非常小心。

回府立刻派人将阿狗找了来，在书房接见，“怎么办？”他一看到阿狗就顿足，“我什么话都说到了，哪知赵大人竟像吞了秤砣似的，铁了心了！”

接着，胡宗宪将赵文华交涉的经过，细细说了给阿狗听，一再申述，赵文华不相信会有人敢向他行刺。不受恫吓，事情就难办了。

阿狗听罢，气愤忧急，不由得便问：“那么，徐海就这么不明不白做了冤鬼？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！我的本心你是知道的，只要有法子救他，我一定照办。我知道你也很有计谋，不妨仔细想一想。”说到这里，胡宗宪起身说道：“你就在这里坐一会，我批完几件要紧公事，马上回来。”

这番举动，过于突兀，使得阿狗简直无法揣测他的用意，所可断定的是，胡宗宪的举动，必有深意在內，该静下来好好想一想。



就在他困惑迷茫之际，已走到书房门口的胡宗宪却又站住了脚，转身问道：“听说你读过书？”

“胡朝奉教我的。”阿狗答说，“识得几个字，不敢说读过书。”

“听你这两句谦虚的话，倒真是读过书的。”胡宗宪指着茶几说，“你不妨看看书、解解闷。”

举动言词越发诡异了。阿狗怔怔地目送他的背影消失，发了一会呆，蓦然意会，一脚两步走到茶几前面，抓起那本书细看。

书是摊开着的，翻过来看封面，签条上题着：敕撰《太平广记》六个字。阿狗恍惚记得听胡元规谈过，宋朝有四部大书，每部都有几百上千卷，如果真是宋版而又完整无缺，是很值钱的东西。倘有人拿这些书来当，便是大客户上门，应该请到柜房里来议价。

然而《太平广记》是部什么书？阿狗却完全不知。翻到第一页看，只见印着分类总题，名为“豪侠”；再看摊开着的那一页，第一行是“卷一九五”；第二行是“红线：杨巨源撰”。

他看过戏文《红线传》，只记得红线是位飞檐走壁、来去无声的侠女，却不甚记得其中的情节。因面掩卷沉思，希望唤起回忆，谁知就在将书合拢的当儿，掉下一张纸条，上写六字：“八月初九阅毕”；墨迹犹新，认得是胡宗宪的笔迹，再算一算日子，不由得大为惊奇——这天正是八月初九。

于是一连串的疑问和想象，在他心中浮起，恍惚意会到，胡宗宪暗示他看的，正是这篇《红线传》——这篇小说中说：唐朝潞州节度使薛嵩，有个儿女亲家，是魏博节度使田承嗣，由于患了肺热症，想移镇河东。因而不顾姻亲的情分，召募勇士，打算吞并高爽的潞州，“纳其凉冷，可以延数年之分。”

薛嵩的势力不敌田承嗣，得此信息，日夜忧闷，计无所出。他家有青衣侍儿红线，善弹月琴，又通经史，薛嵩重用她执掌机密文书，号为“内记室”。此时见薛嵩好些日子寝食不安，叩问心事，薛嵩长叹一声，将田承嗣的阴谋，细细告诉了她。

红线以为不足为忧。要求薛嵩准她到田承嗣驻节之地的魏城一行。往返七百里，不需十天半个月。初更启程，五更复命，只须大半夜的工夫。

薛嵩知道她是异人，姑且听她所为，果然五更将尽，“忽闻晓角冷风，一叶坠落”，红线从魏城回来了。

据红线说，她在午夜过后不久，便到了魏城，直入田承嗣的卧室，取了他枕头边的一个金盒归来。换句话说，胸前佩着“龙文匕首”的红线，是留下了田承嗣的

一条性命。

打开金盒内看，内中贮着田承嗣的“八字”。这是再也确凿不过的证据。薛嵩喜不可言，当即亲笔写一封信说：“昨夜有客从魏中来，云自元帅床头获一金盒，不敢留驻，谨却封纳。”将金盒封在信中，遣派专使，马不停蹄地送交田承嗣。

到达魏城，已经半夜，而田承嗣正为无端失却了金盒，大肆搜索，弄得一城忧疑，惶惶不宁。薛嵩的使者，用马鞭叩击府门，要求立刻晋见。见到田承嗣，送上信和金盒，田承嗣惊得几乎厥倒。第二天备办重礼，专函道谢，向他的儿女亲家道歉并保证，决不会侵犯潞州。

看到这里，阿狗恍然大悟，胡宗宪是要找一个“红线”！可是疑问亦与之俱生，他要做“薛嵩”，何不直言？为什么藏头露尾，干此暧昧行径？

想到这里，他的心反而静下来了。因为他发现胡宗宪是拿一种真正认为“后生可畏”，而不愿用对“厮养卒”的态度来看待他的心情相待，既然如此，就无须哀词相恳，更无须痛哭陈情，只要平心静气地交涉好了。

话虽如此，心头思绪如麻，不相干的细务琐事，次第奔赴心头。好久、好久以后，他才想通了一切，下定了决心。

于是，他踏着安详的步伐走出书房。静悄悄的走廊和院子，不知何时，一下子涌出来好些人，悄无声息地各据要路，是如临大敌，毫不放松的景象。

阿狗微感意外，毫不惊慌，反觉得有这一戒备森严的情况，可以证明胡宗宪已有周密的部署，因而也就对自己将要展开的作为，更有信心了。

“管家在哪里？”他站住脚，朗声相问。

“李大爷！”有个中年汉子应声而前，“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不敢当！”阿狗答说，“有两件事麻烦管家。第一、我有个伴当，名叫喜儿。托管家到辕门外，照牌下问一问，如果在那里，就烦管家带他来。”

“是！第二件呢？”

“第二件是，我即刻要见总督。”

“这——”那管家面有难色，“我家老爷肯不肯接见，我不敢说。”

“那不要紧，要紧的是，有句话必得跟总督说清楚。只要这句话说清楚，总督一定接见。”

“噢！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一定会有这样的事发生。总督知道，只要你肯通报，总督怎么忙，也得抽出工夫出来叙一叙。”



听他说得这样有把握，那管家便如言照办。不久，喜儿由卫士领了进来。阿狗关照他即刻回桐乡通知张怀，说事情办得很顺利，所以必须留在嘉兴；桐乡方面，请他会同张义胜等人尽力维持。

接着，胡宗宪回到书房，阿狗要求众人回避，胡宗宪也答应了。看清楚了周围确无第三者，他才把那本《太平广记》拿到手里，微笑着注视胡宗宪，却不开口。

胡宗宪亦报以会心的微笑，“这是部很有趣的书。”他说，“是不是？”

“还是部宋版，拿到典当里，至少可以当三百银子。这样珍贵的书，别人都是用锦套子装起来，当摆饰看的；不像大人这样，随便拿来看着消闲。”

“书原是要人看的。”胡宗宪问道，“你想来看了？看的那一篇？”

“就是大人刚看完的那篇。”

“喔，”胡宗宪逼视着他，“有何心得？”

“鉴古知今，倒有许多感想，也有许多疑问。”

“很好！你说来我听听。”

“谁是田承嗣？”

胡宗宪笑了，“总不是我吧？”他说。

“我希望大人是薛嵩。”

胡宗宪倏然动容，知道阿狗已充分领悟了他的暗示，脱口答道：“只要找得到红线，我何乐而不为薛嵩？”

这表示他有救徐海的诚意，也有在出事以后，所必须的担当。可是事情做起来还是不容易，阿狗答说：“红线不容易找，有红线那样的本事容易；有红线那样识大体，知分寸很难！”

“着！”胡宗宪情不自禁地猛拍大腿，“强将手下无弱兵！你能见得到此，说出这两句话来，真正难能可贵。”

“大人过奖了！”阿狗问说，“红线不容易找，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找不着。找不着就让田承嗣料透了，潞州果然无人！”

这是激将法，阿狗自然意会得到。不过，他不肯自告奋勇，因为他实在没有红线那样的本事，而胡宗宪只可能在暗中做薛嵩，不便公然袒护。那一来，出事以后，自己可能会被捕，而被捕就是死罪。拿自己的命去换徐海的命，面无所惜，只怕白白送了性命，未免太冤。如今整个情势的曲折原委，以及关键所在，只有自己最清楚，这一层紧要关系，更不能不彻底考虑。

因此，尽管胡宗宪是迫切催促的神态，他仍旧沉默未答。而胡宗宪却终于忍不

住说破了！

“我看，你就是红线！”

“大人太看得起我了。”阿狗答说，“我是想做红线。”

“那好啊！见贤思齐，义无反顾，你迟疑些什么？”胡宗宪脸色突然变得非常威严，“我的心事都透露给你了！你想不做也不行！”

看他的脸色，不但没有半点开玩笑的味道，甚至也没有丝毫虚言恫吓的样子。阿狗对于彼此半真半假，用隐语探讨的局面，一下子扭得这么紧，亦颇感意外。设身处地替他想一想，亦无怪其然——他要防自己去告密，或看泄露真相，传到赵文华耳中，说胡宗宪打算买刺客杀他，而且是勾结了海盗。这一本奏上朝廷，胡宗宪的下场就绝不会好过张经。

事情是很清楚了，倘或自己不愿不顾一切地答应下来，就绝不能活着出总督行辕。这是中了陷阱，还是自投罗网？都不必去问了。要问的是，在这样做之前，能不能得到确实的保障，必可换来徐海的性命？

于是他亦用同样严肃的语气答说：“事到临头，不许人闪避。其实，我亦没有闪避的意思；否则只要装糊涂，何必求见大人，自惹麻烦？我刚才说的是实话；我没有爬高落低，可以不惊动人而去到‘田承嗣’卧房的本事。只有在大庭广众之下，等‘田承嗣’出场的那一刻，拼着性命不要，去吓他一吓。那一来，我也许当场丧命，也许被打在死牢里；反正决计脱不了身！‘潞州’是不是能够保全，我就连问都没法问一声了！”

“原来你是这么在想。”胡宗宪的脸色缓和了，严霜化作春风，微笑答道：“你请放心！不但‘潞州’可以保全，我连‘红线’亦一定保全。”

“是的！”阿狗答说：“我已经料到大人会这么说。”

就这一句话，又惹得胡宗宪勃然变色，“你是指我空口说白话？”他戳指相问。阿狗毫不畏缩，反而昂一昂头答道：“莫怪我小人之心。”

“也不能说你小人之心。”胡宗宪冷静了，想了一会问说：“你要怎么样才能相信我是君子之腹？”

这一问很利害，阿狗倒愣住了。总不能要求他写张“手谕”，或者在神前起誓。想了好一会儿，逼出一个计较，自觉是对胡宗宪有无担当的一个极好试探，便欣然提出：“请大人送我到平湖，跟徐海秘密见一面。”

这个要求，大出胡宗宪的意外。不过仔细想一想，亦是可以根据的，阿狗这样舍命救朋友，至少要让最亲近的人知道。如果自己不守诺言，既不能救徐海，亦不



能救阿狗，至少徐海会有机会指出真相，申诉沉冤。即或不能救得他自己的性命，至少可以出一口怨气。胡宗宪心想：“到那时候，自己可就声名尽毁了！”

为了示诫，应该答应他的要求，但如赵文华得知其事，将来出事之后，便证实了自己是主谋，指使阿狗行刺。这一层关系太大，无论如何答应不下来。

他很坦诚地解释了缘故。阿狗认为说得也很有道理，便又另想别的保证。

“其实，”胡宗宪当他沉吟之际，又徐徐说道：“你的顾虑，全然多余。凡事要从情理上去想，我如果不愿救徐海，尽可拖延推托，听其自然。你想想，事情决裂了，于我有什么好处？至于希望你做红线，到底也不能期望你像红线在魏城那样，既能将田承嗣吓得消除妄想，又能全身而返。事情一闹出来，不论如何，我身为地方大吏，总脱不了责任，何苦找这样的麻烦？”

想想也是，阿狗的意思活动了，虽未开口，而脸上已有信任的表示，胡宗宪辨察神色，当然不肯放过机会，要加紧说服。

“说实话，做这件事，等于拿我的前程作孤注一掷，倘或赵某人看出底蕴，我立刻就会遭殃。然则，我为什么做这样的傻事呢？”胡宗宪喘口气，数着手指说：“第一、非如此不能救徐海，而徐海是应我之邀去卧底的，义不可负。否则，终身不安。第二、赵某人在浙江作威作福，地方大受其苦，我早就想吓他一吓，让他稍知收敛——”

“大人，”阿狗抓住漏洞，打断他的话说：“恕我无礼，有句话必得先请大人明示。大人既然早有此意，何以延到此刻才来办这件事？”

“这道理很简单。”胡宗宪毫不迟疑地回答，“只为少一个像红线这样的人。我倒想到过你，但时机未到，不能特别将你请来办事，如今是机缘凑巧，能见着你的面；而且你亦果然如我所想象的，既识大体，又知分寸，更有胆量。所以我才吐露肺腑。如今我的话是说尽了，就看你怎么样吧！”

阿狗觉得胡宗宪很厉害，明知他这番恭维的话，是有作用的，但竟无法拒绝，慨然答应：“我也豁出去了。就陪大人孤注一掷好了。”

胡宗宪自是欣慰异常。不过笑容很快地收起，很严肃地说：“此事关系重大，务其必成。如何动手，得要从长计议。我们先吃饭！”

于是招呼下人开饭，就只主客二人，享用海味，有烧烤的一席盛饌。而听胡宗宪的口气，这并非为客所特设，而只是他的日常享用。阿狗很少尝过这样的美食，心里的感想很复杂也很矛盾，一方面觉得富贵可羨，一方面而又觉得做官如此，难怪倭寇外犯、海盗内应，可怨可鄙。

吃到一半，胡宗宪示意下人远避。然后用筷子蘸着酒，在桌上画了几个圈圈，指出赵文华的行馆与总督衙门，以及有关系的几个重要地点的相对位置。

“他的行馆，很难混得进去，就是混进去了，出事以后，没有我的掩护，你可能先让他的卫士把你杀了，太划不来。我想，只有在路上伏击。你看，”胡宗宪指着偏在西面的一个圆圈说，“这里是个道观，名叫太清宫，那里的老道，法号紫虚，赵某人跟他很熟，常常相聚的。”

“紫虚？”阿狗知道这个人，鄙视地说：“是个妖道。”

因为是“妖道”，才会跟赵文华臭味相投。照胡宗宪说，紫虚善修炼之术，最近正在从事一项新的试验，从童便中提炼出一种白色的粉末，名为“秋白”，功能强精补肾，恰为在西苑修道的皇帝最喜爱的药物。赵文华之与紫虚投机，正以此故。

“‘秋白’快炼成功了。功效如何，不得而知。赵某人已不得能早日亲身试一试，所以这些日子，常常到太清宫去看紫虚。能在他轻车简从的时候下手最好。”

“嗯，嗯，是！”阿狗望着胡宗宪，希望他再说下去。

“所谓轻车简从，至少也有十来个卫士在他身边，一拥而上，白刃交下，你想留条命也很难。”胡宗宪问道：“你会射箭不会？”

“会！”

“那就行了。”胡宗宪欣然说道，“我安排你藏在一个地方，喏，这里！”

他指着另一个圆圈，代表从赵文华到太清宫必经之路的一座庙宇。这座庙宇，也是胡宗宪从总督行辕到赵文华的行馆所必经之路。

“到那一天，我会算好时间，在赵某人经过那里时，我也正好到达。这样，我就可以掩护你了。”

阿狗设想当时的情况，先躲在那座庙宇中，等赵文华的轿子经过，放冷箭暗算，卫士根据箭的来路必然包围庙宇，四下兜捕。自己当然要逃，逃的方向，当然是迎向胡宗宪的来路。

以后呢？他在想，胡宗宪的所谓“掩护”是什么？

一个念头不曾转完，胡宗宪开口了：“你要往这面逃。”他指点着方位说，“记住！凡是庙宇，必是朝南；你往庙的后面逃，就是向北。让我的卫士一抓住，你就安全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一定要抓住呢？”阿狗很坦率地问，“放我走了，不就完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应该可以放你走。不过，那一来，我不好交代，效用就差了。”胡宗宪



紧接着说，“不是我自私，为保全自己，拿你送礼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你从我来的方向逃走，纵放的嫌疑太重，赵某人会起疑心；一有疑心，我说的话他就不肯听了。”

阿狗想了想，明白了胡宗宪的用意，“我知道了！”他说，“这是条苦肉计。”

“对！你很聪明。不过，”胡宗宪提高了声音说：“你绝不会受苦。”

“大人的用心，我很明白，不过，只怕大人不能做主，赵某人要提我去审问，那又如何？”

“不会。我自有一套话拒绝他的要求，只让他派人来会审，让你有机会好好骂他一顿。”

一切行动的细节，大致商量就绪。最后要问的，就是哪一天动手？

这一点胡宗宪无法回答，整个计划的难处也就在这里。彼此都认为只有等待机会。赵文华起居无时，尤其是访问太清宫更无一定的时刻。

“在紫虚，开炉修炼，卜昼卜夜，随时都可以跟赵某人见面，在赵某人，既非公事，不受官场仪注的约束，兴来之时，随时可找紫虚。我看，”赵文华说，“只有等机会。”

“我不会等！”阿狗老实答说，“这件事悬在心里，整夜睡不着觉。要不到十天，我就非发疯不可。”

胡宗宪默然，负手散步。在屋子里绕来绕去，有时显得焦灼不安，有时却又拈花微笑。阿狗始终捉摸他的心里到底闲像得意，还是遭遇不大的困扰？

突然间，胡宗宪站定回身，如电般的目光紧盯着阿狗问道：“你刚才说的那件事，我可以考虑。”

“回大人的话，”阿狗急急问说：“是哪一句？我想不起来了。”

“你不是说想跟徐海见一面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我改了主意，可以让你跟他见面。”

阿狗大喜，急急问道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就在今天晚上。”

“今天晚上？”阿狗又问：“地点在哪里？”

“能不能现在就让我派人带你跟徐海去见面？”

“固所愿也，不敢请耳！”

“不过怎么去法，得要好好研究。”

听他那突然转变为慢条斯理的语气，阿狗不由有些着急，叹口气说：“事到如

今，什么都得认命了。”

“既能认命，事情就好办。”胡宗宪说，“我是怕你在嘉兴等得不耐烦，言语之间会露马脚，所以先让你到桐乡去看看徐海。不过，你我之间所谈到的一切，绝不可跟徐海泄露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不会那么不懂的。”

“那就是了。大家各显神通吧！”

听得这句话，阿狗大感兴奋。因为他已确实感到胡宗宪与赵文华处在对立的话，开始有了把握，必可援救徐海出狱。

就在这时候，有人在垂花门外大声报告：“有紧急文书！”

胡宗宪急急起身，走到廊下，提高了声音说道：“进来！”

进来的是—名校尉，与总督府亲兵的服饰不同，看得出是赵文华左右的卫士。他手里持着一个大封套，行礼之后，双手奉上。胡宗宪接到手里，只点一点头，那卫士随即退去。

从到嘉兴见着胡宗宪以来，阿狗经历了自出娘胎，从未有过的局面。为了对手是起居八座，威势凛凛的总督，魅力应付，居然占了上风，真用尽了吃奶的力气，所以得此胡宗宪专心在看信，可以松懈的片刻，浑身像瘫痪了一样，倒在太师椅上，动弹不得。

可是头脑却反面冷静了，回想与胡宗宪折中的经过，突然在心头涌出一个念头，抓住了这个念头仔细思量，越想越兴奋，几乎迫不及待地要跟胡宗宪细谈一谈。

好不容易，等他看完了信，阿狗疾趋几步，走到他身边低声说道：“大人，我要请示：为什么不能一了百了？”

什么叫“一了百了”？胡宗宪当然听得懂，可是这时候无法跟他细辩道理，只清楚有力地答一句：“绝不可以！”

“那么，”阿狗紧接着问：“大人何以又忽然准我去看徐海？”

“这有两个原因：第一、怕一时没有下手的机会，你等得心焦，让你去看一看他，心情可以宽松些；第二、我要请你带一个口信给他，请他少安毋躁，迟早之间，一定会恢复自由。”

“这就奇了！”阿狗自语似的说，“为什么大人不直接派人告诉他？”

“我不便这么说，说了，他也不肯相信。”胡宗宪将刚收到的那封信，递给阿狗：“你看这个就知道了。”